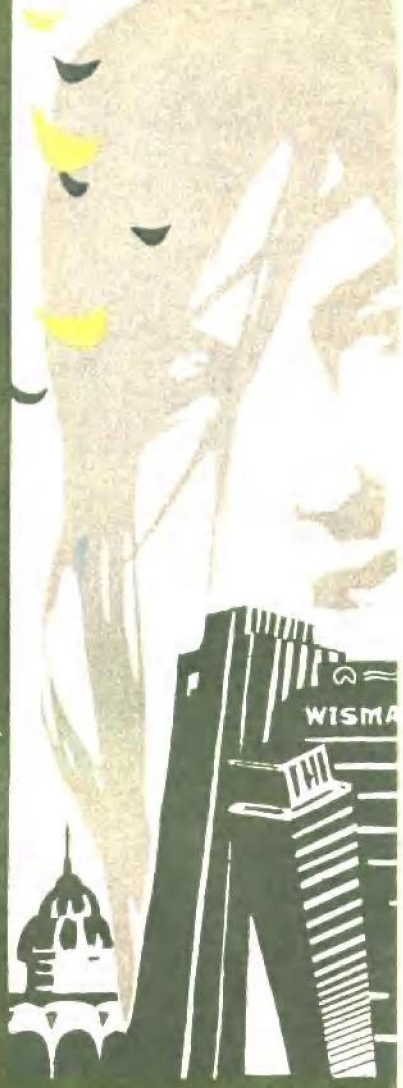


海峡丛书

HAIKIA

SHU

海山遥遥



〔香港〕 陈浩泉

福建人民出版社

7.5

内 容 提 要

并非每个华侨都是出洋掘金，并非每个侨眷都可以舒适地坐着享用外汇；你知道吗？不少华侨和侨眷有着不幸的遭遇和辛酸的血泪。

侨眷黄顺意为了寻找丈夫林志迁，带着儿子林铮凌，千里迢迢地从福建家乡来到香港，再到P国M埠去。但是林志迁已经另有妻室，于是发生了悲剧，最后林铮凌被投进牢房，黄顺意用双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你如果想知道这场悲剧的整个过程，想知道这到底是谁的罪过，请看这部小说。

海 山 遥 遥

陈 浩 泉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5.75印张 2插页 111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130

书号：10173·341 定价：0.50元

目 录

一	天堂的苦海·····	(1)
二	千里寻夫·····	(44)
三	痛苦的旅程·····	(94)
四	绝症中的“绝症”·····	(141)
五	谁的罪过·····	(161)
	后记·····	(179)

一 天堂的苦海

一九六三年十月。香港西区的一间中学。

下午五点钟，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响了，林铮凌立即收拾好书包，准备回家。

许多同学仍然留在学校里，有的在课室中做功课，更多的则是跑到球场去。圆大的篮球和小小的乒乓球，对林铮凌同样有极大的吸引力，可是，他知道自己不能逗留，他必须赶回家去。

妈妈替他从山寨工厂^①拿回来的那一大袋塑胶公仔，明天就得交货了，今晚无论如何要先把这批货赶起来，然后才做功课。

——刚才那个“鹞子翻身”多美，还有那个“穿针波”！

回头望着篮球架，林铮凌的双脚仍然在往前走。经过幼稚园的唱游场，见到孩子们在嘻嘻哈哈地荡秋千、骑木马，林铮凌又不禁投以羡慕的目光。

——过去，我没有童年，连打秋千也不会！现在我没有课余时间，要做完工才能温习功课！

这个十六岁的孩子，他没有埋怨什么，他懂得家里环境不好，母亲比他更辛苦呢！她白天要到工厂车衣，回来要做

^①在住宅楼宇中开设的小工厂。

家务，然后还和他一起做那些塑胶公仔。

这样的捱更抵夜，为的就是母子两人的房租、伙食、学费！妈妈已经干瘦得象一根枯柴似的，但她也默默地忍受着，没有半句怨言。她常常对儿子说：

“现在是过渡时期，应该吃点苦，忍耐一下。如果不是为了见你父亲，咱们也不会翻山越岭地从乡下来到这里。只要你父亲回来，那天就亮啦！”

“可是，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铮凌鼓着一腮泡气。

“我们已经来香港三年啦！”

“他以前不是来信说过吗？他生意忙，暂时放不下。还有，那‘番婆’^①，听说很凶。哎！……”妈妈无可奈何地叹口气。“孩子，等等吧！咱们已经到了香港，就总有个希望呀！”

铮凌知道妈妈的心已经浸溺在苦水中，他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铮凌边走边想，他一踏进家门口，同房住的雄婶就对他大叫起来：

“不好啦，铮凌！你妈妈进了医院！……”

“啊——怎么回事呀？！”铮凌大吃一惊。

“她下午在工厂里给车针弄伤了手，听说针头也断在手指里了！”雄婶和铮凌的母亲黄顺意一起在坚尼地城一间制衣厂中做工，她是剪线头的。当时，她亲眼见到了黄顺意受伤。

^① 闽籍侨眷对亲人在侨居地所娶的外籍妻子的称呼。

“那怎么办呢？！……” 铮凌霎时吓得手足无措。

“她已经给送进医院了！” 雄婶说。

“我要去医院看看她！” 铮凌抛下书包，眼圈红红的，几乎要哭出来了。

“去医院的路这么远，你怎样去呀？” 雄婶说。

这时，同房住的另一个大婶元娟的大儿子国兴刚放工回来，元娟就对他说：

“你陪铮凌去医院看看他母亲吧！不知道到底伤得怎样？她话又不懂，是很麻烦的！”

于是，铮凌就在国兴陪同下，立即赶到西区一家公立医院去。

在急症室，他们见到了躺在床上的黄顺意，她脸色苍白，唇无血色，身上盖着一条薄毛毡，受伤的右手放在胸前，食指用白纱布包裹着，但血仍然渗了出来。她闭着眼睛，痛苦地呻吟着，看来已陷于半昏迷状态。

“妈！妈！……” 铮凌在她身旁焦灼而惶惑地呼叫。

“……唔！” 妈妈的眼睛终于睁开了。“孩子，你来了！” 她的声音有气无力。

“是的。妈，国兴陪我来的！” 铮凌说。

“谢谢你，国兴！……” 她微微地侧过头来。

“你躺好，别多说话！” 国兴说。

这时，急症室外的病人少说也有十几个。除了黄顺意，还有一个伤脚的，流了许多血；另外一个女孩子在椅上缩成一团，看来是肚子疼。但是，仍然没有看到医生的影子。几

个登记的男女护士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说笑。

“医生替你看过伤没有？”国兴问黄顺意。

她缓缓地摇头。

“铮凌，你看着你母亲，我过去问问。”国兴说罢就走到登记处去。

“姑娘，请问医生什么时候来呢？”国兴问一位女看护。

“就快啦，坐着等等吧！”她说罢又继续打她的“牙较”^①了。

等了半小时，医生还没来！几个重伤的病人都相当辛苦。国兴走过去拿了一杯水来给顺意喝。

这时是七时半，他的肚子也在打鼓了。

“姑娘，医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他忍不住又走过去问。

“不是叫你坐着等吗！”对方不耐烦了。

“你看这几个重伤的病人，他们应该马上看医生呀！”国兴说。

“现在是吃饭时间，医生也要吃饭呀！”

“可是，这是急症室！什么叫急症室呀？难道医院没有轮班制度吗？”国兴有点激动了。

“你问我，我问谁呀？”姑娘摊摊双手。“不满意你可以投诉呀！”

“你们看，那个病人给车针弄穿了指头，针头断在里

^①粤语，“打牙较”即闲聊。

面，可是，她已经等了三个多小时了，还不能看到医生！”
国兴指着黄顺意说，“这叫什么急症室呢？”

就在这时候，医生才来了。

黄顺意首先给推进了诊疗室。

一会儿，她又给推了出来。医生说，要施手术！

又折腾了一番，黄顺意总算进了手术室。医生动手术替她取出了食指中的针头。

这时，黄顺意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医生不能不要她住院。

国兴和铮凌帮忙把她在嘈杂不堪的病房中安置下来，替她办完手续，又喂她吃了点稀粥，然后才离开医院。

回到市区，他们在街上随便吃了点东西，然后回家。

母亲进了医院，铮凌怅然若失。但在灯下，他仍然双手灵快地穿那些塑胶公仔，把一个个“小红番”安到马背上去。

穿一百四十四四个公仔，工钱只有七毫子，实在太低廉了，但在家里面，也只能做这个。铮凌和母亲每个月也能赚一百几十块钱的。

晚上十一点钟，铮凌终于把一袋公仔做好了。然后，他才开始做家课。

可是，同房的雄婶、元娟和她们的孩子都要睡觉了，于是，铮凌就拿了功课，关到厕所里去做。

过了许久，有人大力地搥门。

“喂——关在里面大半个钟头干什么？！”是尾房“潮

州怒汉”“黄大鳝”阴沉的声音。

铮凌连忙收拾书本开门出来。

“想得美，关在厕所里看书？！”拿着内衣裤和毛巾的“黄大鳝”瞪了他一眼。

“不！不！我……肚子痛！”铮凌撒了个谎，匆匆地跑回骑楼房去了。

“黄大鳝”原名是黄大善，但他自恃体格壮硕，又是包租婆的侄女婿，凶得要命，常常因和同屋的人争厕所、争厨房而吵架，甚至打架，实际上一点也不“善”。

而且，这家伙虽有气有力，却好吃懒做，他是在塑胶厂操作啤机的，常常和管工或老板吵架而“炒老板鱿鱼”^①，于是又回家倒头大睡，在家里买菜煮饭，让老婆自己到工厂去拚命，简直“死蛇烂鳝”一条。所以，同屋的人都叫他“黄大鳝”。

回到骑楼房，大家已熄灯睡觉了。铮凌只好拿张小凳在冷巷坐下，借着昏暗的灯光，继续匆匆地做完最后两条代数题。

“黄大鳝”从厕所开门出来了，铮凌又只好跑进房去。

明天有默书，不能不再温习一下。于是，他悄悄地上了碌架床之后，又拿出书本，把头靠在窗口，借着外面透进来的青蓝色街灯看书。

但是，灯光太微弱了，而且那种颜色照在白纸上一片惨绿，看了一阵子眼睛就疲倦得很，加上一天的奔走，铮凌

^①“炒鱿鱼”是开除，“炒老板鱿鱼”则是自动不干。

几乎疲乏地靠在窗边睡着了。

可是，妈妈的伤到底怎么样了？——望望空着的单人碌架床的下格，铮凌又睡不着了。……

翌晨，铮凌双眼红丝满布地出门，他先背着那一袋公仔到山寨工厂去交货，然后才上学去。

下午，他请假到医院看望妈妈。

见到妈妈，她说：“医生叫我下午就得出院了！”

“这么快？”铮凌见母亲的脸色仍然苍白，但精神已经好多了。

“姑娘说，这样的伤本来是不能住院的。许多病人等着要病床呢！”妈妈说，“回家也好，这种地方我也不想住。”

办了手续，拿了一些药，铮凌就陪母亲回家。

扶母亲沿那道陡斜而黑暗的楼梯一直上到三楼，她已经气喘吁吁了。

“哎呀，顺意，这么快出院啦！”一踏进他们的骑楼房，元娟就叫了起来。“让我看看，这手伤得怎样呀？”

“……针头已经拿出来了，可是还疼！”黄顺意在床沿坐下。“哎，只怨自己运气差，有什么好说呢！”

“看你走得脸青唇白，快喝杯茶吧！”元娟递了一杯茶给她。

“铮凌，你先下米煮饭吧！”母亲说。

“不必煮了，今晚就跟我们随便吃一顿吧！”元娟正要到厨房去淘米。“我多下几粒米，多炒点菜就行啦！”

黄昏，雄婶放工回来了。她对顺意说：

“菊英她们说，你是因工受伤，工厂应该赔医药费给你的。”

“能赔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我再替你问问！”雄婶说。

可是，几天之后，雄婶还没问出个结果来。工厂的管工说，工伤赔偿也要有医生或医院的收据证明，公立医院的收费有限，能赔多少呢！对这些语言不通，法例不熟的女工，工厂是不会给她们合理待遇的，就是在工资方面也往往不大公平。结果，黄顺意工伤赔偿的事就这样一直拖延着。

手伤未复原，顺意没办法返工，只好多拿些塑胶玩具到家里来加工，每天赚三几块钱。

这天下午四点半，顺意收拾好地上的塑胶玩具，先到厨房煮饭去。因为一过五点半，五、六户人家一起举炊，那丁方几十呎的小厨房就完全进入“战时状态”了。现在没返工，顺意就宁愿早点煮饭了。

可是，这顿晚饭却出了乱子。

原来，这两天“黄大鳝”也失业在家。四点多钟，他也到厨房煮晚饭去。

他在一旁淘米时，顺意正在油锅里爆葱头，准备炒菜。突然，她不小心滴了滴水落油锅，“噗”一声，一滴油溅到“黄大鳝”手上去！

“哎呀——”他大叫一声，手中的饭煲连水和米一起扔到了顺意的锅里去！

“你——”顺意不禁楞住了。

“你什么呀？这么大滴油溅到我手上来，你没眼睛吗？”

“黄大鳝”吵叫着。

“我并不是故意的！……”顺意说。

“我用刀斩你一下，也可以说不是故意的！”“黄大鳝”说着果然拿起了菜刀！

“什么？！你这奸雄的家伙，真的要用刀斩我？”顺意吓得后退了一步。

“恶八婆，你也这么怕么？”“黄大鳝”得意地狞笑着。“跛了手，还要在厨房里欺负人！”

“你敢！我叫警察拉你！……”顺意一直退到了门边。

“你叫呀，你去叫呀！……”“黄大鳝”摇着手中的菜刀也一步步地迫过来。

“黄大鳝”的凶恶是左邻右里都知道的，为了不吃眼前亏，顺意连忙撒腿逃跑，沿长长的冷巷一直跑回骑楼来，并一路呼叫“救命！”

“你再叫我就真的斩你！”“黄大鳝”也拿着菜刀在后面追着。

听到顺意叫“救命”，骑楼的元娟和中间房的包租婆都跑了出来，她们连忙把“黄大鳝”截住。这时，国兴也刚好放工回来了。

“黄先生，你没搞错吧，光天化日之下，挥舞着菜刀要斩人？！”国兴睨视着“黄大鳝”。

“是她油锅里的油先弹伤我的，使我整煲米都倒掉

了！”“黄大鳝”大叫着。

“你伤得怎么样呀？最多赔你医药费、赔你的米，也不必拿着菜刀追斩人啊！”国兴说。

这时，元娟的小儿子国昌、女儿秀梅和铮凌也放学回来了。

“你们别以为人多就可以欺负人，我可不怕！”“黄大鳝”说。

“凡事要讲道理，并不是人多就可以欺负人少的！”国兴说。

“大善，把刀给我，回房去！”包租婆把侄女婿手中的菜刀夺了过去，然后一直把他推回尾房。

“以后再犯着我，非斩她不可！”“黄大鳝”仍然回过头来嚷叫着。

这时，顺意坐在房里，又怕又气，她喘着气，脸色青白。铮凌连忙倒了一杯热茶给她。

“这种人惹不得，你以后千万要小心！”元娟说，“那一次，国昌和他争厕所冲凉，才给他用滚水烫伤呢！”

“这几个月来，运气真是太差了。手伤还未好，又平白无故地给人家要斩要杀！……”顺意低下头，感触地叹气。

“妈，说这些干什么！再过几天，你的手就好啦！”铮凌安慰母亲。

“是的，别想这想那，有空就和铮凌一起做公仔吧！”元娟说，“今晚你也不必煮饭了，跟我们一起吃吧！”

吃了晚饭，顺意又和铮凌继续加工那批塑胶玩具，这一

次是把较大的公仔安放在战车上。直至深夜十一点钟，母子俩才把明天要交的一批货赶起。

躺在床上，顺意辗转难眠。她虽然闭着双眼，但黑暗中她的脑海更加阔大了，眼前的、过去的，种种遭遇、种种感受，酸、甜、苦、辣，一下子全都涌了进来！她的脑袋就象是空洞、无边无际而又深沉的大海，种种思绪象海浪，起伏、颠簸着那些杂乱无章的、一堆堆乱麻般的往事。她的脑海也象一个阔大的万花筒，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一片眼花缭乱！

——下午刀锋下的惊骇，那天工厂中针头插进手指那痛彻心肺的一刹那，医院中痛苦的忍受……这些都将刻骨难忘呀！

——手伤好后，工厂中未必还有车位呢！即使有车位，也不一定会给我了！

现在，工厂中的车衣女工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她们眼明手快，可以为老板赚更多的钱。顺意虽然缝纫的技术比她们好，但她到底是四十多岁的妇人了，速度当然及不上年轻灵巧的女孩子。顺意这次受了伤，管工更有理由不给她车位了！

——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不能保住车位，收入和生活就更成问题了。即使能改做折衫或剪线头，工钱也将会大减！

现在，顺意在工厂中的工资，连同铮凌在家中做手工所赚的“外快”，每月也只有三百元左右。房租三十元，铮凌

的学费三十多元，加上伙食和其他开支，已经捉襟见肘了。一旦收入减少，顺意就不知如何张罗了。

顺意母子初到香港时，两手空空，铁床、被褥、衣服、炊具，什么都得购置，那时候，她借了元娟和另一位亲戚几百元，到现在还未能清还。

他们来了香港三年，铮凌的父亲林志迁每年只从P国寄三几次钱来，而且每次都只有一两百元，就象是一两匙羹水倒在龟裂枯竭的田地上，根本就没有作用！

三年内，顺意母子写给丈夫和父亲的信少说也有几十封了，可是，寄出一个个希望，等回来的是一个个失望！三年之中，顺意只收到丈夫三封信！

铮凌的父亲是在P国土生的，中文不行，几乎连一封中文信也看不来，这更成为他不写信的理由了。

顺意母子数十封信中的千言万语，主要不外两个要求：第一，希望丈夫、父亲来香港与他们会面、团聚；第二，接济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可以解决一宿三餐，使铮凌有书可念。

可是，丈夫在信中不是说生意放不下，就是喊穷，对他们母子俩的哀求就象给乞丐的施舍一样！这使顺意很感悲伤、痛苦，亲友们也都看不过眼。

——我早知志迁有了“番婆”，要到香港来的时候，也预料此去路途艰辛遥远，要准备吃苦头了。可是，有“番婆”的人多的是，却很少象他这样怕“番婆”，这样没良心的！不但人不来，连家用也不寄，真的要让我们饿死在香港街头吗？！

——在这外面地方，人生地不熟，要不是亲戚和同乡们的帮忙扶持，我母子两人早就倒下去了！……

这时，顺意指头的伤口痛得一下下地抽搐着。

——如果不是到这外面地方来，我们怎会被那些外人欺负呢！

这时，“黄大鳝”持刀追斩的情景又在顺意的脑海中闪现了。

霎时，她感触起来，眼泪忍不住簌簌地滚落到枕头上……

这时候，躺在碌架床上格的铮凌也睁大双眼睛瞪着天花板，不能入睡。

他知道，母亲受了伤，不能返工，生活就马上成问题了！——明天一号，又得交学费了，难道又要申请缓期吗？！……

他觉得这是很丢脸而有损自尊的事。每次，当他把母亲盖章的申请缓交学费的便条从学校总务处的窗口递进去时，那女职员的脸孔是那样的冰冷，她皱着眉头，一副鄙夷而不耐烦的神情。这时，铮凌的心就仿佛被人狠狠地刺了一下，不禁隐隐作痛！

同时，他觉得办公室里面的职员、教师，还有在窗口外排队的同学，好象每个人的目光都投射在他身上和那张不光采的便条上了！这时，铮凌真恨不得窗口下有个地洞，可以让他钻进去，使他从这种窘迫的境地中脱身出来！

生活在眼前的特殊环境中，念中学三年级的铮凌已经很懂事了。他知道母亲辛苦，更同情她的不幸遭遇，而母亲的

痛苦与不幸，实际上他也正在共同身受呀！

铮凌知道母亲手头拮据，所以他也很节俭，从来不会乱花钱。而且，他很勤奋，不但念书的成绩好，也勤快地帮忙做家庭手工。连续两年暑假，他更到塑胶厂和纸盒厂去做暑期工，赚了大半个学期的学费。

顺意虽然只有这个独子，但眼前的这个儿子正是她的最大安慰，甚至可以说她下半生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这个儿子身上了！

眼下，他们母子俩正是相依为命地过着日子。

翌晨上学之前，铮凌不得不从书包中拿出了昨天写好的那张申请缓交学费的便条，递给母亲。

望了一眼，母亲无可奈何地从皮夹中拿出了图章，在上面盖了印。

“铮凌，下星期就可以让你交学费了！”母亲说。

“唔。”铮凌点点头，拿起书包出了门。

这时，坐在一旁的元娟说：

“顺意，手头不便的话先拿一百元去用吧，铮凌交学费要紧呢！”

“不必了，下星期我到工厂去出了粮尾①就暂时可应付了。”顺意说，“以前借你的那笔钱还未还，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难道真的要永远靠借贷渡日吗？”

“哎，那几百元你先别整天记挂在心上。等志迁寄钱来才还给我好了！”元娟说。

①出粮即发薪。